

> 世相

十字绣有一种绣法,叫双面绣:藏头,压尾,不刺透。正反两面看,都是一幅完整的图案。这种针法,让我想到了班上的一个孩子。

来自大山深处的盘同学,是个不幸的女孩子,两岁不到母亲就离开了她,从此杳无音讯。两个多月前她爸爸又不幸因病去世了。

盘同学爸爸去世那天傍晚,正下着雨,我接到了她伯父打来的电话。当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她这个噩耗后,她茫然地收拾东西,茫然地写请假条,然后惶惑地匆匆走到校门口,被一个亲戚骑着摩托车接走了。横斜的雨点带着暮春的寒意,无情地抽打在这个十二岁孩子的身上,很快就湿了她的后背。我担心这个无父母也无祖父母的孩子如何继续接下来的人生。原本学习基础就薄弱的她,成绩会不会一塌糊涂?

令我欣慰的是,之后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生活、学习,心情似乎没受到多大的影响。和以前一样,与同学们友好交往,作业也写得认认真真,依然经常帮同学送练习册去办公室。脸上也总带着浅浅的笑。

我有一点惊讶:父亲刚刚离世,她怎会如此轻松? 这个孩子是不懂得失

## 一个女孩的隐形伤口

□李红梅

去亲人的艰辛,还是在心里早就对残酷的命运有了心理应对措施?

我在脑海中预设的情节是这样的:她情绪低落,无心上课。我默默地号召同学们关心她,时不时我也表现出一点母爱,找她谈话,安慰她,鼓励她。于是,她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。从此,她慢慢地走出了命运的阴霾……

不过,也有反常的时候。渐渐地,上课时她眼神有些恍惚,有时居然打起瞌睡来。我有些生气,心想:她爸爸生前很在意她的学习,给她买了不少课外读物,还配了英语学习机。她学习渐渐有了进步,现在没人管,就开始放松懈怠了? 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!

我很担心她,想了解她有什么想法,就让她把最近的心情写成书信给我。她认真地写了,其中有几句话深深震撼了我:爸爸去世了,我不想老师和同学面前表现出我的悲伤,但我心里很想爸爸。一想爸爸就想睡觉,因为只有在梦中我才能见到他。即使见不到他,也能得到暂时的安宁和宁静……

看到这段文字,我为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深感愧疚,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她。难道悲伤

就一定要写在脸上? 难道表现出悲伤就能减轻痛苦? 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隐藏自己的伤口,如同双面绣那隐秘的针脚。谁说她不懂事呢? 或许她懂得,真正的勇敢,并非不流泪,而是学会在裂缝中寻找自愈的阳光。

现在她爸爸不在了,只有一个未婚的伯父在外务工。幸好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小学,上学期间她吃住在学校。父亲去世后,她在家校联系方面就成了自己的“监护人”。放假期间学校发通知时,她就以她爸爸的身份用手机回复“收到,谢谢老师”。端午节那天,“盘某某爸爸”发信息:祝李老师、蒋老师、戴老师,端午安康!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爸爸依然活在世上,无微不至地陪伴着孩子的成长。我想,这也是盘同学对父亲怀念的方式吧! 将思念密密缝进生活的深处,不让悲伤透出来,仅把微笑写在脸上。

这幅双面绣,针脚或许稚嫩,图案或许不够精美,但每一针都藏着坚持的力量。这幅独特的双面绣像一幅绚烂的画卷,深深印在我心里。后来我不再刻意安慰她,只是每天多看她一眼,在她作业本里夹张笑脸贴纸。双面绣的针脚还在,只是有些线头,已悄悄探向了光。

> 往事

## 那些年的露天电影

□蕙心

露天电影就是在露天广场上放映的电影。那时候的农村,每个月几乎都要放到两场电影,我们村西边是县里开采的煤矿,有时候是矿里出面邀请来放几场,所以相对其他村来说,我们村放电影的次数比较多些,为了方便晚上下班工人,放完以后还要加放一场,每次都放到深夜。

我们村放露天电影的小广场是在村中央的大路上,路上有两根又粗又高的竹竿子,上面还捆着一根长长的横担,是专门扯幕布用的。那时候的农村,没有电视机,没有电脑,没有手机,也没有其他的文化娱乐活动,对我来说,看电影是像过年一样快乐的事情。我们和村书记的儿子是同班,得到放电影的消息比较早,头一天就来到广场上,用石块划出一块场地中最好的位置,作为小伙伴们看电影的“窝”。到了下午,学校里也早早地放了学,我们就搬着板凳来到这里等着,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

夕阳还没有落下,小广场上就开始热闹起来。乡里的放映员们用板车拉着放映机来到这里,广场上也早已摆好了桌子和椅子,准备好了茶水,这些都是从附近的群众家里借来的,大家都好像在迎接期待已久的客人。小伙伴们等放映员停下车子,就纷纷围上来,有说有笑,七手八脚地帮着搬东西。放映员拿出一根长长的绳子,拴上一块石头,轻轻地向空中抛去,绳子穿过横担落下来,我们取下石头,把绳

头系在幕布的小孔上,把布扯了起来,并在旁边吊起了一个大大的音箱,拖着长长的电线。那时候,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,如果停电了,还要在距离小广场不远的地方安装一台发电机,随着发电机嗡嗡的声音响起,电灯很快就亮了起来。这时候,另一位放映员也麻利地摆好了放映机,打开镜头进行调试,有人高兴地在放映机前举起了手指做出各种动作,甚至有的拿起帽子、手帕向空中抛去,幕布上就出现了千奇百怪的图案。

夜幕渐渐降临了,下工回家的人顾不上吃晚饭,就匆匆赶过来。有的摇着蒲扇有说有笑,有的拿着大大的煎饼卷咸菜边吃边聊,还有的盯着放映机那里,等待着今天的电影。来这里的有本村的人,有矿上工人和他们的家属,还有周围村庄的人,都来凑热闹,使这个本来空荡荡的广场立刻变得狭小和拥挤起来。广场边有一条排水沟,平时没有水,看电影的时候沟里、沟坡上,甚至连墙头和树杈上也都挤满了人,黑压压的一片。

放映员看看时间差不多了,就关上电灯,伴随着放映机清脆悦耳的马达声,开始了今天的电影。广场上立刻变得安静下来,人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,被电影里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。那时候的露天电影,在播放正片以前,也放映一些幻灯片,内容也无非是全国各地的风景照片,或者播放一些传播社会新风尚的片子,还有一

些科教片和纪录片。播放的正片也大多是《鸡毛信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之类的战争片,还有《金光大道》《青松岭》之类的故事片,都是百看不厌的经典。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先是黑白的,后来才陆续地出现了彩色电影。记得那一年,国内刚刚拍出宽银幕的武打片《少林寺》,看完以后,我们激动得讨论了好几天,有几位小伙伴还学会了歌曲《少林,少林》,甚至会模仿影片里的武打动作给大家表演,就连我们的音乐课也改成了学唱《牧羊曲》。

那时候,看上一场露天电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村距县城很远,放映的胶片都是靠放映员骑着自行车到县电影公司里租借,一个来回就是七八十里路程。为了提高影片的使用率,放映队的人员分成两组在两个不同的村子里放映,在这期间要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地交换胶片,叫作“跑片”。忙不过来时,就在一个村放映完后再到下一个村里加班,叫“第二场电影”。这些工作对放映员来说,都是非常辛苦的。

有时候,邻村放映新电影,我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那里观看,回来的路上,大家有说有笑,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影片的内容,那兴奋的劲头,就像捡到了一个大元宝。

在那些文化生活贫瘠的年代里,露天电影就像春天的甘霖,滋润着我们的童年,也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

> 市井

## 一个温暖的手势

□缪金塔

清晨,街角的包子铺刚升起第一缕白雾,赵大爷已穿着褪色的环卫制服,握着扫帚在路灯下忙碌。他的老伴坐在轮椅上,膝头盖着旧毛毯,安静地守在几步外的梧桐树下,像一尊温柔的雕像。三年前一场脑梗夺走了她的记忆和语言,如今她只认得赵大爷的笑脸,以及他每日戴上手套的动作——那是他准备清扫街道的信号。

那双手套是儿子用第一份工资买的,深蓝色棉布,掌心有防滑胶粒。赵大爷总在晨光里郑重地戴上它,再回头朝老伴晃晃手掌。她便眯起眼,嘴角漾开涟漪般的笑纹,仿佛这手势是连接他们世界的唯一密码。

意外来得猝不及防。那日洒水车拐弯时溅湿路面,赵大爷脚下一滑,右手重重磕在道沿上。诊断书写着腕骨骨折,医生嘱咐静养一个月。他攥着石膏绷带回家的路上,夕阳把影子拖得又细又长。

翌日清晨五点,老伴的轮椅准时停在门前。她浑浊的眼睛盯着门后的衣架——那副蓝手套始终挂在那里。她喉咙里发出焦灼的呜咽,枯瘦的手指反复抓挠毛毯。赵大爷突然站起身,左手笨拙地钩下手套,在孙子的惊呼声中,将手套套上打着石膏的右臂。接着他挺直腰板,走到轮椅前郑重地晃了晃那只特殊的“蓝手掌”。

冰封的焦虑瞬间消融。老伴的指尖颤巍巍触上石膏外那抹熟悉的蓝色,笑容如孩童般绽开。

从那天起,街头再没出现过扫落叶的赵大爷。可每个黎明,邻居们都能看见他穿着浆洗发白的制服,左手推着轮椅,右臂套着蓝手套,在梧桐树下来回踱步。经过包子铺时,老板娘总要塞给他两个热乎的肉包:“老赵啊,您这‘上班’比真扫地还准时!”他接过包子,那只打着石膏的手臂努力弯成温柔的弧度,空荡荡的蓝手套对着轮椅上的爱人晃三晃。轮椅上便传来咯咯的笑声,像晨露滴落在青石板上。

秘密在一个雪天被撞破。孙子追着他送围巾,却见爷爷坐在社区长椅上,石膏臂支着轮椅扶手,手套在寒风里轻轻摇摆。轮椅上的奶奶歪着头熟睡,苍老的手却死死攥着蓝色棉布手套的边缘。少年躲进电话亭对父亲哭喊:“爷爷的手根本动不了! 他天天假装扫地……”电话那头沉默许久,传来沙哑的声音:“你爷爷的手套,就是你奶奶的药啊。”

雪越下越密。赵大爷忽然惊醒,慌忙对着老伴晃动手套。她睁眼的刹那,漫天飞雪化作春日的柳絮,笑意从斑白的鬓角流淌到交握的手套上。少年抹了把脸,将围巾轻轻罩住那只石膏臂弯。

原来这世上最温暖的手势,它无需华丽辞藻的点缀,也不是刻意雕琢的姿态,只需一副浸透岁月沧桑的棉布蓝手套,裹着入骨的深情,在人生的风雪中轻轻一晃,就能焐热两颗冰封的心。